



# 卷五十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五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文選卷第一

###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717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臣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東晉書  
卷之五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九 碑文下 墓誌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象

王簡棲

臨沂人也

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在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簡棲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漢書曰技象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

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丘譬如渴而探杯就江海飲而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

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耶弟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况視聽之外若有若亡心行

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論曰視聽之所謂不覺道若

有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坐道生曰心行心所以

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杜口毗邪以

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

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諸法門時維摩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

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子得言者所以在意然語彛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明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

曰我不知彛倫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

文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

致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其載聲言之不可

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地以舒形萬象其載聲言之不可

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

曰子若無言吾我失子矣然之繫繫所筌窮於此域也六

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

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

筌捕魚之筌莊子以生死為喻言大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

岸矣至如涅槃盤妙言非言論之所能明故稱絕形乎彼

鄭玄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

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來受安樂者

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

盤為彼岸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弘六度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

而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垂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

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一行六

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行為

也禪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之所得法無

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

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

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其法相者不

事之貌也老子曰道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者不

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經曰昔生

李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

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任學地謂三果意生謂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

無私為馬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以呼於苑谷之中

故聲大也文子曰大鳴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氣多

何適莫之不足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周也勝影曼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

君子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

摩經序曰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一音稱物

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經注曰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

謂如與如會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

經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維羅衛國曰利見

大人左氏傳曰會憑五行之軌拯溺逝川

乘五行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一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

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備之

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弱為拯

論語曰子在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無量佛道是菩薩僧肇論曰啓入正之平路也衆聖

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世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非子曰於是玄關幽

捷感而遂通玄關幽捷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

幽關忽其離捷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

於遙源濬波酌而不竭焉而源濬波酌焉而不竭莫知其

此由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治羣有者捨則憎愛非為實

也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此為不捨以  
茲而施故羣有俱治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  
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其美不為之為也天  
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也  
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唱無緣之慈  
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  
所寄故大士之慈難於衆相離相行慈名  
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  
盤經曰得諸善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與唱無緣之  
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  
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下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  
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  
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道其機之權而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道其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以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  
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  
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  
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道其機之權而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道其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以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

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主人灰心滅智  
內無機照之勤辨立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  
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未為塵一**時義遠矣能事**  
**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  
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  
阿利羅拔提河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時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按  
沙河一名金**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  
**物**老子曰道之為物也恍惚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  
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不可言  
擊死泥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  
現在未過去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持不盡



之靈無敢大矣哉答賓戲曰聖哲治之獲遠大千者謂

為一世界千二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界出者為無

至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曰佛以

日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燒亂也涅盤經曰佛以

千疊纏裏其身積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

盤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

常盤於天冠塔邊閣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

說法正法既沒象教陵夷世五百年像法釋迦佛正法住

既沒陵夷已見上文穿毀黃齋者以違方為得一國論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差

得預左氏傳注曰亦道也云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日

論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

目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

目過是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衷衰微六百歲已九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七比丘名曰馬

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

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拉振頹

口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拉振頹

綱俱維絕細沈慶之各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組區

夏曰而更雜說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是涼華嚴經曰

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

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

六

六

六

六

六

開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言義徒精微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

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摩羅

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

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

之師已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注曰自

見上文已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注曰自

詞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既而方廣東被教

種論議辯亡論曰城也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

拜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子以教思無窮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佛也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

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

也史記曰周相王崩子莊王陀上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

莊公三年葬相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

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

少年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

朝臣傳衆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

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飛像經

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須蔡謨云今發王命稱然

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

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漢與詩書

傳往三山言相望也尚書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

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

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

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鳴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

家什師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

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王彼至萇子與破

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若冠

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閩陳留人初至

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年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遠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

吳入襄陽南達荆州欲往羅淨屆潯陽見廬峯遠居焉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晉中興書  
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割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  
左西方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子瑞應曰太  
為古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  
舍妻子捐棄愛欲也擇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  
訓勤行趨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湯周易曰利涉  
澗盤也濟瀆渭漢汗又曰灌北則層巒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薄經曰  
赤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廻西眺城邑百  
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害東望平臯  
雉紆餘也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楚都之勝地也宗  
法師行繫瑇瑁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圭如璧

術挂壁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苦以為宅  
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以為宅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曰身  
衆緣行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滅聚釋僧肇肇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  
業誰作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  
諸法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道生維摩  
身注曰惑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惑若能悟  
不惑而惑自正矣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  
惑者無復存身也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齒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  
禮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  
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髮如黑水  
瓊注曰二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鼉水  
處班荆蔭松者久之遇之於鄭如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山中人号芳杜若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

飲石泉号蔭松栢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

處環堵之室茨之以此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

環一堵者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

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廡也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

會稽孔府君諱觀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

史江夏內史隨府轉為之雅阜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

後軍長史覲音冀華經曰經行林中勒求佛道安西將軍鄧州刺史江安伯

濟陽蔡使君諱顯宗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鄧

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滅後以全身舍利起

七宝塔表刹莊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詩

嚴而供養也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

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

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後

曰前聖所以未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

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貞節曹植擬九詠曰

徒勤躬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脩堂宇未就而浸語

祭公謀父曰時序高軌難追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

其德纂脩其緒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耶象曰方言死生

不可化之

僧徒聞其無人

攘袂而莫構

周易曰闕其戶

淮南子注曰掾

可為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

惟齊繼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

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

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

昭升嚴配

文武昭升下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昭升嚴配

文武昭升下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昭升嚴配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

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

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命惟新左氏傳伍其

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步中雅頌

驟合韶濩禮記曰宋中武象縣中韶濩樂也炎區九譯

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州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

公尚書曰西被于流少解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潘維樹

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二

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擇方城之

家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今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

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

而治於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聖人教不肅而刑罰

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

府事故稱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

行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故刃必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論語子夏曰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也

如葉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

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

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文五十九

於幾立既深覆箕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

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

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

而百姓有餘林西都賦序允婢徒揆日各有司存宋氏傳

華閱計右官官在其司杜預注曰充具也毛詩曰揆於

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巨丘被陵因高就遠屬軒廷表

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

南北曰表東西曰廣司馬紹飛閣遙迤下臨無地西都

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飛閣遙迤下臨無地西都

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

與遙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上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

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

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草九衢仲長子昌

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

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

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

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金光明照如來之身金色微

上金資軍相永藉閑安妙其明照如來之身金色微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室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

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

所遊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承

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

山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於  
功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干輔氏親止社回其勳銘於  
景鍾寧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其言  
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孫曰魯功焉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言功大夫  
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成銘  
于碑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德彌劭者孔子之  
也徒與小雅敢寓言於厥篆庶髮鬢髮衆妙少而好賦曰  
曰劭美也然童子厥蟲篆刻老子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  
地黃列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  
者下為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  
名春秋元命苞曰跂行喙息蠕動輪蟄萬族乎一區溥  
靈盛壯陸機賦曰愬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溥

源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又唐虞泉淳散朴

水別流也字林曰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

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欲之海

亦見多為惡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

日積亦多也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他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

年三此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菩薩曰能仁如來與

忍立俯來極按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

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

名也乃瞻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瞻西顧又曰聿來

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殷鑒西門幽求六歲毛詩

方便於三界火宅接濟衆生殷鑒西門幽求六歲

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  
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  
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為  
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  
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帝獻方石天開淥池  
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天帝知佛意即願那山上取  
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  
四方形成理澤好石來置也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  
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  
漱天帝知佛意即下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  
為指祥河輟水寶樹低枝疾佛以自然神道斷水涌起  
地池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寶樹華  
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曰入拍地池深浴畢欲出無所  
攀地上素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印隸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躅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

方朔識子曰飽食安步以仕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令身調善震大法故推伏異孝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  
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者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洹給  
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  
上文毛詩曰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  
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  
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  
真寂象正錐闌希夷未缺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言  
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昭  
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



有齊戒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

不足釋網更維玄津重租僧獻師十二法門序曰奏揚共烈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拙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六度之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楚辭曰忽臨睨夫清池

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

以為城江武廡廡漢以為城江廡廡武

亭阜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膺膺

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眷言靈宇載懷興茸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茸之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相宮櫨又曰刻相宮

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

岳閨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象設既闢

粹空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

貌之桂深冬燠松踈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燠向所神足

遊息靈心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愔道場彌衡頌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

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

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  
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

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

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肅曹挾翼

相代尚書璇玑鈴孔子曰五帝出受圖錄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

崧高惟岳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垂當時蕭子顯齊書

峻極干天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

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

梁書曰諸葛誕名蓋海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

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言順

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丘居鄉

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

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

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維聖四瀆之精仁明

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

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祭之問太公往弔之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

曰揭立行可模置言成範師傳之德也昔植學官頌曰

言為世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

行為時矩氣志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

如神因心簡父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則易

則交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之尚易曰百姓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日用而不知紀于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

教者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擊曰九

卿法河海毛詩曰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

滔江漢南國之紀幽尚書曰德惟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

一動同不吉類曰曰君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又曰君之若夫強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

與貢禹為友序監叔舅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

尚書帝曰曠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軍麾命服之

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

謂末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

公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

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係脚

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如仁夕惕之

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若厲司馬遷書曰令龍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深

賜一日而九迴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陪奉朝從容

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曰

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

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起予聖懷發

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

言中旨

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遊梁儀而入

掌綸誥

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劬陵王文學中書郎遊

詔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蘭桂有分清暉自遠魏都賦

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

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

光于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嫄

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

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軌茅社俾侯

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

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受瑞析珪遂

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荒雲野

信也揚子雲解朝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

野周禮曰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

惟帝其難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疎廣曰太子國

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

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協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

烈宗詔曰栢冲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

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

曰而眾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躬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博望之苑載

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

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獻替帷宸實掌喉唇謂諸簡子

駐車待漏如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

吾得師也前有光後公以密戚上賢箴而奉職蕭子顯

有暉是非先後邪緬子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廬始出納惟允齊書曰

得子爵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漢書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鈿增華

謂自庶子而伊昔帝唐九官咸事能豹臨貳納言是司益其榮華也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

伯夷秋宗夔典樂龍納言九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構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冲熊叔豹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

而皇情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在繩連射權衡合德

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

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

雅曰瘼病也姑蘇奧讓任切關河奧讓猶奧區也韓康伯王

海惟揚皇墓所託此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非

之鏡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

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瓊案諸說云提最九

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章昭曰積土為

封限全趙之衮服叢臺方此為勞趙之特武力鼎上

者一曰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秦說齊宣

王曰臨淄之塗人有相摩舉也乃鴻鸞舊言天作守東楚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鳥飛究豫劉琨勸進奏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

作守西疆漢書昔我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

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論語讖曰伯夷叔齊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固

父覽以義讓爾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和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撫同上德綏用中興

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收歲疑獄得情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射神妙

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務而勿言

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

州郡不決恭平理曲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

直各退自相責讓

萌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

以自為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德可以大

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微

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夏首藩

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

雖而推轂曰閩以內寡人衿帶中流地殷江漢李允函

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

曰函谷險要衿帶喉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咽尚書曰九江孔殷

江名吳

絕風雲通

西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

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郡

是惟形勝閩外

莫先漢書田肯曰秦飛勝之國也閩外已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

德慎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

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

乎千仞之漢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

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

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文五十九

十九

山

阜陶曰適可遠在茲鄭玄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

日此政由近可以及遠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

並用之廢遠無不懷適無不肅遠無不服勸晉王儉曰邑

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

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

有若耶山中有一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罷逐相率共

造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遂來昔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

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

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

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

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奸

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

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故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

書曰泥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翰租緝屬不

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

之中總萬里還居近侍兼鄉食我秩蕭子顯齊書曰緬還

之統者也

侯府寄隆儲端任顯

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

中領軍太

禁旅尊嚴圭器彌固

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

器者莫

禹穴神臯地埒分陝

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

若長者

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雅舒泰山人通濟才術

與出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出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

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

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

升降二宮令績斯俟

蕭子顯齊

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中領軍太

禁旅尊嚴圭器彌固

器者莫

惟地之與區神皇表煥與曹植書曰江左以來常遼斯任

東渚鉅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耶

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澗數脊

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澗數脊

荃藿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荃藿國多

盜聚人於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郭廩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踰屋或為薨刑政繁

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去多漢書曰王遵為高陵

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龍襲遂為渤海太守問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公下

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

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

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

誠恕既孚鈎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距以得事情鈎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生交對牛然後

及馬鈎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

術為不待赭汗之權而發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

人因買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曰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昔以為吏者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堂問閱

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尚書

曰穢厥渠魁孔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感不歌錄曰鴈

課民不貧後惡子姓偏著里端被以哀以發乎以信順



哀矜已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

見上文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

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葦無怪之曹

植對酒歌曰蒲葦杖示有刑穎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與郡

穎川化如時雨擊虞曰後漢書曰范曄

字細侯光武拜穎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與郡後漢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待其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暮

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極蘭

孫穎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比鄰

法志曰鄰國望我惟麾旆每及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若親戚芬若極蘭

戀爭塗志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齋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

皆曰願復留霸暮年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為充

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

內太守微入為金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

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嶠二嶠

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西接嶠武關路曾

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不盈千

陽此夫河洛縵陬夷徼重山萬里

不盈千里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阮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東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車曰

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阮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東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車曰

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小羣盜以百數掠南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

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既陌成羣

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殺入而埋之或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

莫禁御雷澤潘感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

勸進表曰狡寇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幸向魏志載洪咨陳

窺窬伺國瑕隙李陵與蘇武書曰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涼秋九月塞外草

首南向李陵與蘇武書曰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涼秋九月塞外草

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求

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边境早閉晚開也

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昫

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書曰侯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為

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於是驅馬原隰卷

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

甲端征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

收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謝宏

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

仁風忽彼黎庶毛軌躅清晏重徒不擾漢書音義曰牛酒

詩曰厥聲載路

日至靈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

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失義大幸其來

籩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

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徵賦功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首鼠隴界必靈

出入秦惟利是視又曰惟好是求

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意木蟲

也以喻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民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

但以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技

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

兒各騎竹馬逢迎及問曰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及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

使君何日當還及謂別駕計曰告之行部還入羨櫻先

期乃往及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頌金如粟而弗覩焉如

羊而糜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

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

諸羗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雛雞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

金馬還之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

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雞過止

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惟方將雞親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由是傾巢舉落望德

也具以狀言周易曰信及豚魚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

如歸漢書曰尉佗難髻箕踞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

闕淮南子曰三苗髮首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

志遷情韓詩曰曠彼淮夷薛君曰曠覺寤之貌劉駒駘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野

富商野次宿秉停畜

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蕃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

廣人除温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剩此有滯穗又曰于彼畜畝毛萇曰田一歲曰畜

蝻蝗弗起豺虎遠迹

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其飛至九江東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窺

界者輒東西散去

馬不敢南牧

侯向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問為國賊

虜大奔不敢復關塞過秦論

方欲振策燕趙厲秦代

日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而遘疾彌留歎

陽

楚辭曰龍加兮帝服聊翔翔兮周章

而遘疾彌留歎

焉矣漸

尚書曰疾大漸惟彌留耕夫釋耒桑婦下機

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

左氏傳曰乃大維求有事于羣望

明九年夏五月二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

然庶寮如賓

融然吹木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

潘勗荀或碑曰男女

老幼里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

臧榮緒晉書曰

號巷哭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

羊祐薨於是街

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

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

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

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則悲泣比日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有慚德尚書曰惟

神雀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

汚水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

悲泣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震響成雷莫韓詩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訃震響成雷公臨危審書載

惟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

危殆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一丁謂子囊忠君盡忠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音衛大夫史魚

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瑗退之徙瀆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

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弗迷孔

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

痾縣留氣序世祖日夜哀懷備盡實譬北祖武帝城

循戕口日夜憂懷據概發偵實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

順皇百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

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

坐卧枕席有泣之處異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臞

同渠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

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及爾雁目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

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及爾雁目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

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安石上疏曰星系朝端忽焉五載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分命懿親台

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按三代絕業兄弟雖有小

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三公在天法三能

牧見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

上文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

下於周為時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改贈司徒

黃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

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盤華悅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李者非獨為之華藻也文從而續其盤華

李軌曰盤華帶悅中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

皆文之如綉也漢書史籀音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射六技韋昭曰一日曰大篆

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隸書奕思之微秋儲無

摹印六曰署書七曰公書八曰隸書

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取

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

號李虎發而石開撫僚庶盡盡惡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吉中心得也尚書曰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鳥謙貞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撫僚庶盡盡惡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侯之貴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虛懷博約幽

關洞開鄒潤南為諸葛穆谷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焉

懸河寫水譽滿天下德冠生民過于寶晉紀武帝詔曰

注而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過于寶晉紀武帝詔曰

蓋德冠生民必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

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德

寄堂堂實曰曾不慙留梁摧奄乃左氏傳孔丘卒公誅

人之領袖也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道

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終寒謝

興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與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其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問

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梓史記謂趙良曰

五殺大夫死春者不相梓史記以為五殺而云蹇叔未

詳潘流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當陰之

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

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

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思

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豈植

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

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

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篴少選發而視

之驚遺郊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鸞降知

于有娥氏女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其

吞之生契子為之奴此干諫而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亦白其馬

之時五星聚房房者善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

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本

枝派別因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

瓜別漢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陽涉徐而象義

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均梁徙

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上雍齒曰豐

故梁徙也須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自茲以降

懷青坵紫解潮曰紆青坵紫朱丹其載崇基巖巖長瀾瀾瀾毛詩曰

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此河水瀾瀾惟聖造物龍飛莊子孔子曰天造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德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并首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茲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曰李星多為除舊

布新改易高皇赫矣仰膺乾顧陳君毛詩曰乃卷西顧

君上也此維景皇蒸哉實啓洪祚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

與宅景皇蒸哉實啓洪祚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

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

於子孫命世膺期誕德絕後光前膺五百歲之期也曹

已見上文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分務覺在民先周易

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位非

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

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浚發楚辭曰滄浪

濯吾纓毛詩曰濟哲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漢書梅福上疏

之陞涉赤墀之塗夏侯雅景福殿賦曰乃涉乎文陛以

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

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惠露沾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

慶雲惠露止於落葉涉夏踰漢政成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

干漢其月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

則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敬昆蟲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芳蘭即上芳羣夷蠢蠢震嚴



別嶂分爾雅曰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挈妻荷子負

戴成羣莊子曰卯人謂卯王曰挈五口妻子以從王廻首

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閭閻皆廻首面內漢書曰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法道無親常與善人論

遂於命彼蒼者何與山止簣良人止簣已元上文

六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

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

齊殞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

趙但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

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犇謂皇頃曰夫子哀

感徒庶慟興雲陞左思七略曰閭閻甲弟之階毀留攢川

況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輅擯至于上鄭玄曰擯猶輿也

用軸鄭玄競羞野莫爭攀去轂薄清號追臨波望哭詩

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

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楚辭曰春蘭兮秋塗由帝渚朱軒

傳曰未命為士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

豕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逝川無待黃金

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茲母去中堂

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鍾石徒刊

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合哭則益壽

芳猷永謝

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

年下詔為獻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若萊子逃出耕於蒙山

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亦先先生老萊曰諾妻曰

疾聞之君乱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

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遁霸陵山中後復

相將至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備所之中妻每進食復有

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

令德一與之齊 曹植王仲道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言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亨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君非嵬嵬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

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欣欣負載在

異之畦 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推其妻亦負載相隨

相待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

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

有行左氏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

承相 蕭子顯齊書曰獻晉丹陽尹恢六葉

流遠尚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擊蓋

稱焉肇允才淑閩德斯諒毛詩曰肇允彼挑蠹又曰窈

閨鄭玄曰閨門限也 蕪沒鄭鄉寂寞揚家 范曄後漢書

毛養詩傳曰諒信也 玄特立一鄉 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揚雄  
卒弟子侯色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林紛維雜五味醜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泰伯謂蹇叔曰爾暫啓荒埏長荷幽隴蕭子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歎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夜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 文選卷第五十九

#### 文選卷第六十

####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袁善達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軍刑

#### 行狀

任彦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